

内观通讯 2022年1月

法语

*Na gāmadhammo nigamassa dhammo,
na cāpiyaṃ ekakulassa dhammo;*

*Sabbassa lokassa sadevakassa,
eseva dhammo yadidaṃ aniccatā.*

—*Apadānapāḷi 2.3.82, Kuṇḍalakesīvaggo.*

不只是村庄和小镇，也不只是单一群体，而是整个世界连同诸天神祇：全都是无常变化。

— 譬喻经 2.3.82 Kuṇḍalakesīvaggo

Last Moments of Sayagyi U Ba Khin 乌巴庆老师的最后时刻

— 来自巴布拉尔·葛印卡的信
(老师的兄长)

仰光，1971 年 1 月 23 日

沙地雅弟弟，

于 1 月 16 日我托贾地许·丘坎尼带了几封信给你，他应该已交给位于加尔各答的香卡尔兄弟。我从你的电报中得知你将于 17 日在菩提迦耶举办一次禅修课程。我们听到此消息都十分欣喜。至于你对乌巴庆老师与萨亚玛的致意，他们回应道：『安雅，安雅，安雅，』（分享功德）

当我们于 17 号礼拜天前往国际内观中心，乌巴庆老师那时看起来健康无恙。我与丘司马弟弟回去那参加夜间共修。乌巴庆老师说前一天感到胃部呕心难受，但在为法服务时还是去克服一下。『我愿意为法奉献生命。』他补充说道。或许是被蚊虫咬到，他的右眼周

围有些肿胀，当天道天奇医生也在现场，他开了药给老师服用。



Sayagyi U Ba Khin

1899 - 1971

乌巴庆老师接着说：『我食物吃了太多，肚子变大了，我必须减少饮食。或许正因如此，我感到胃部的这侧面疼痛。』丘司马兄弟因熟知健康知识，便说道：『你可以减少饮食，但必须多吃水果。』奇医生回应：『不，你的饮食没有过量，请不要减量，不然身体会变得虚弱。』结束会谈之后，与乌巴庆老师致敬完，我们大约 9 点钟离开中心回到家。乌巴庆老师那时在禅堂的对谈当中完全没有呈现任何异状。

但到了隔天下午的 3 点 30 分，乌奇丁打电话来说老师吐血了。欧姆·普拉凯西医生正在参加一场医疗会议所以无法前来，所以改找乌庆森医师。我也被要求尽快前往中心，好一起计划接下来的行动。班瓦利在家，所以我把他带上车，在去往中心的路上接了丘司马，他比较熟于处理病痛相关的事宜。检验报告结果显示是败血症，奇医师说乌巴庆老师现在必须住院。

送往医院

我决定去请示乌庆森，他若能提供一封信给医院，会让过程容易许多。我跟丘司马去到他家，并告诉他情况，他回答道：『必须马上让他住院。』但我们请他先来看看老师，然后再遵照他的建议。他前来发现乌巴庆老师的肚子鼓了起来。他压了压并问会否疼痛。乌巴庆老师答道：『不会痛。』随即他在医生面前又吐血了，医生则说请即刻将他送往医院。他写了封信申请急诊，并通知外科医生将一切准备就绪。他并且打电话给血库，请他们运送奇医师先前告诉他符合老师血型的四瓶 A 型血至病房。

我前去送老师到医院，医师面对我恳求的眼光，回答道：『肝有点问题，他会在短时间内失去知觉。由于事态紧急，我们必须立刻输血。』在救护车抵达后，医师就回去了。我们所有人陪同老师到医院，当他一住进病房后，外科医师和护士就开始忙碌起来。乌庆森的一通电话和奇医师的在场，让一切都不一样，因为奇医师认识医院所有人员。打着点滴，老师的脉搏、血压和其他的指数都正常了。7 点左右，住院医生来到病房，并请我们所有人离开，因为探病的时间已经结束了。晚上我与丘司马和马丹吉·柯蒂雅回到医院时，老师已经输完血。马丹吉与乌庆森非常要好，请他要特别照顾老师，那时老师还很清醒，情况尚可，没有丝毫的不安与焦虑。我们把中心的帮佣留下来观察老师之后就回家了。我们听说老师那晚睡得很好，然而，在清晨 3 点他又吐血了，随即又稳定了下来。

早晨 7 点钟乌奇丁请我们聚集在他家，以便讨论后续行动。我建议我们应该请一位看护 24 小时照顾他，让

他尽可能感觉到舒适，并遵守医生们的建议。我想乌奇丁是在暗示后续医疗费用事宜，对此，我们表示我们会全额负担这些费用后便离去。

到了 9 点钟，乌奇丁打电话来说因扎针时血流不畅，必须在皮肤上动手脚，才能够输血。『这样较容易处理。』他说道。乌巴庆老师同意了，但或许是他的皮肤较厚，难以找到他的静脉。护士们、奇医生和外科医生尝试了约莫半小时都徒劳无功。我们都被乌巴庆老师的坚忍震撼，面对疼痛他从未皱眉和移动身体。当他们尝试找出他的静脉时，他只是闭上眼睛静躺在那里，象是没事发生一样。现在看起来都没事了，萨亚玛和乌巴波已经去找护士了。9 点钟当我正要去禅修时，乌奔先前来告诉我说乌奇丁打电话到他家，希望共同商议，我问：『商议，商议什么？我们必须遵循医师的指示，我们不是专业人士。我们要讨论什么？』之后他便离开了。

稍后，乌奇丁打电话上来，说乌巴庆老师状况不佳。所以我打电话给班瓦利并对他说：『你去医院，晨间护士来了你就回来。』我与普拉拉吉联系，他说乌巴庆的儿子乌田昭和奇医师的先生一起来了。他说乌巴庆老师又开始吐血，所以需要输更多血。普拉拉吉打电话给血库询问：『你们是否提供血液？我们想要购买。』他告诉我他已订下三瓶血并送往病房。

这时，被派去医院的班瓦利还没有回来，也没有任何消息。奇医师打电话给医院告知乌巴庆老师状况不佳。我把这消息告诉了乔司马和普拉拉吉，然后坐公交车前往医院。我在门口遇见奇医师，他说：『赶快去把乌巴庆老师出院的文件备齐，因为已经回天乏术，所以我们想要把他带回国际内观中心。』我没有开车，但巴波刚好到来，我们坐上他的车离开。我们要求医师准备出院文件，告知他说我们想让老师回中心度过剩余的时间。医师说由于通往四肢的血压过低，因此血液无法流通全身。但血液已流到肩膀的静脉，病情将会好转。出血可以通过手术来改善，但他的身体沉重且年纪已长，我不太建议动手术。如果必要的话，我还是可以打电话给外科医生动手术。如果将他送回去中心，他该怎们接受治疗呢？请别担心，他的情况还没那么糟。』

乌巴波说如果我们送老师回到国际内观中心，在没有医疗指导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事情，我们会被谴责的。所以，在还没有跟医师咨询之前，我们什么都不该做。我们在医院的门口遇到巴波的助理，他敦促我们赶快上楼去看老师，他的病情已经恶化。我们跑上楼，非常震惊地看到他已经被送到加护病房，戴上氧气罩准备要输血。大约有 50 名印度和缅甸的学生围着他。他看来已走到生命的尽头，呼吸断断续续的。然后，呼吸越来越慢直到停止，身体也不动了。

最后的旅程

最后，我们决定在1月21日下午2点，安排送葬队伍从国际内观中心前往火葬场，然后在3点举办最后的仪式。这事件被刊登在报上，讯息传至曼德勒和眉苗。乌科雷从眉苗前来，那辛从曼德勒前来。因为不想要影响到你，我们只告诉你他的状况很差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以萨亚玛的名义传送一份长长的电报给你，愿你可以于17日继续你的禅修营，而不受到干扰。

关于资金的部分，大家都非常踊跃地募资出一大笔。每个人都希望以隆重的典礼举办仪式。

送葬队伍和火葬

1月20日星期三，我们举办了供僧活动，有31位比丘出席。

乔达吉尊者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于乌巴庆老师遗体所放置的禅堂中唱诵了三皈依、五戒和三宝经，我们学生们就坐在关房里。将水浇灌在地上的仪式由他的儿子乌田召负责。大家讨论是否要将他的遗骨和骨灰葬在当地，在上面盖一座纪念馆，但尊者持反对意见，他说只有四种人的遗骨和骨灰能被礼敬：佛陀、辟支佛、阿罗汉和转轮圣王。埋葬乌巴庆老师的遗骨并不恰当。再者，应该将之献给河流。如果大家愿意的话，还是可以盖一座纪念馆。

随后，大家决定于1月21日星期四的4点钟，一小群人从火葬场收集他的骨灰，沿仰光河搭乘海关局的摩托艇，穿过内沙洲，在那里将他的骨灰洒入风中。

为了表示乌巴庆老师崇高的地位，四个黄金伞盖装饰在棺木的四个角落，标示他尊贵的身份。在缅甸每当一位在家居士要出家，他会先穿着皇室的衣袍，由随从撑着黄金伞盖庇护着。当这位即将成为比丘的人抵达精舍时，他会脱下皇室的衣袍和所有的配件，剃掉头发成为了一名比丘。

星期三，我们在市集买了水果、甜食和其他食物，将它们送到中心来供僧。比丘们离开后，于11点钟乌巴庆老师备受尊敬的遗体静躺在法堂的棺木中，被放置在法堂的高台上，高台饰以金色的装饰和雨伞。棺木中的遗体绕开放平台走圈后，棺材才被小心地抬入吉普车队。

每个人在星期三清晨5点钟坚决静坐一小时，在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早晨和夜晚，和星期四的清晨，我们都腾出时间在他的遗体旁静坐。

我们于星期四举办了另一场供僧活动，乔司马兄弟在家里准备好印度料理，供养这31名比丘。比丘们唱诵三宝经、三皈依和五戒，当我们宣说：『沙都，沙都，沙都。』时，老师的儿子将水浇在地上。



中午前，又有 42 名比丘前来，总共有 72 名比丘接受僧袍、伞具、拖鞋、毛巾、肥皂以及其他的供养。许多在家男众和女众学员、比丘尼和其他人都来顶礼。一些资深的官员也来了。群众聚集了起来，总共有 300 至 400 辆车和 13 台巴士，送葬队伍大约有 1500 至 2000 人，来送老师最后一程。

所有人都领到饮料，手扇子也分发出去，上面写着“诸行无常”的巴利文 *Aniccā vata saṅkhārā*，也正是你从菩提迦耶的电报中所写到的偈。

送葬从下午 2 点钟出发，3 点钟抵达火葬场，3 点 5 分老师的遗体就被火化，直到 4 点钟才完成。骨灰和剩余的遗骨放进了瓮里，大家才离开。我们有 10 位前往加尔各答路码头，连同乌巴庆老师的儿子，大约有 15 位搭乘海关局的摩托艇在河上行驶，直到通过了内沙洲。在那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对骨灰做最后的礼敬，并在太阳西下时将骨灰撒入河流的中央。穆拉里（葛印卡老师的儿子）一位熟悉摄影的同学也被邀请，由他拍摄将全程记录下来。我们会再传照片给你。

中午行程开始前，萨亚玛说：『那些以老师的名义所做的仪式本质上是世俗的，但如果要分享功德，身为弟子的我们必须每日早上 7 点和晚上 7 点静坐一小时，直到最后一天的洒净。缅甸人视第七天为功德分享日。他在星期二离世，依据常规每个人都必须禅修至 25 日星期一。

乔司马、普拉拉吉、许多家庭成员和缅甸学生都来参加每日清晨与夜晚的共修。每间关房坐了 3 至 4 名禅修者。我们家的小孩连续三天早上和晚上都去静坐。

乌巴波和其他人对于开销有些顾虑，但捐款踊跃所以无需减少支出，对此我们都感到欣慰。于 25 日，31 名

比丘在清晨 5 点被邀请前来送慈心并分享功德，他们也被供养了餐食。在乔司马和普拉拉吉的指导下，一个厨师团队被请来彻夜准备印度料理。大约有 500 至 600 名学生、与乌巴庆老师亲近的人和他的同事等，都被招待一份印度餐和甜点，一直持续到中午，一切进行顺利。

胡佛先生寄给乌巴庆老师的信件在老师去世的隔天才抵达，他写道：『依循您的要求，我会持续地传法，但我犹豫着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一个合适的场地。但是我会于 25 日至隔月的 5 日期间静坐，然后开始进行教导。』萨亚玛也写了通电报给胡佛，要他按照预先安排好的计划进行，并告诉他老师将与他同在。他回应：『我会依照计划于 25 日静坐。』

我们也送了电报给你，告诉你于 17 日开始的禅修营必须继续办下去，这会使所有人感到安然。乌巴庆老师虽已逝去，但他的法教长存，这让我们感到法喜充满。

萨亚玛告诉我：『寄通电报给葛印卡告诉他不用担心，他应按计划持续举办课程，老师会持续帮助他传法。』我则在 20 日以她的名义发了电报给你。虽然这里的活动还没有确认，但萨亚玛会在每日清晨与夜晚来到中心，乌天毅和其他人也会一起来。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，所有学员都会在每天晚上进行一小时的坚决静坐，到晚上 7 点结束，并分享功德。接续先前的时刻表，星期日早上的坚决静坐会持续进行，每个人都可以来参加并分享功德随后离开。虽然有人会整天在场，但警卫拉敦会将门都锁上，以防止不明人士进到中心。

你的学员中有许多想来缅甸的，写了信，信都已经在这。在商讨过此事后，我们决定不该拒绝任何人。欢迎每个想要来参加的人，我们会做好必要的安排。



乌可雷写了两篇缅甸文与英文的文章给每日报纸，请乌天毅寄送出去，但直到现在还未出现在报纸上。或许是信息部尚未核准，也或许会在稍后刊登上去。他们刊登了我会再寄给你。

塔帕里亚加、莫提拉尔吉，和来自比玛伐拉姆的玛旦拉尔·柯蒂亚的儿子欧姆发来了表达敬意的电报。普拉卡虚吉医师对于老师的离世表达遗憾。他觉得老师的疾病只是个委婉的说法，因为当他需要走了，他便会离去。

谨后，

巴布拉尔·葛印卡

孟买

1971 年 2 月 20 日

亲爱的巴布拜亚，

合十！

今天我来回复您先前的信件。

您于 1 月 23 日写下关于乌巴庆老师的病况、治疗过程和死讯，圆满了我想知道老师最后时光的心愿。读到您代表葛印卡家族对于乌巴庆老师最后仪式的贡献，符合其崇高的身份，让我的心感到满足。是的，读到整个典礼所呈现出来的恩典和严肃真的令人欣慰。且让我告诉你我所经历的事情。在 1 月 21 日 2 点钟，当我还在与大约 100 名禅修者静坐时，现在估算起来，大约是乌巴庆老师的火葬时间，我感觉自己仿佛坐在熊熊大火旁边。热气是如此的沸腾令人难以承受。大约在 3 点钟左右当我在练习慈悲观，了知一切终归于灰烬，我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平静贯穿全身。在禅修时我唱了以下的诗句：

Cāma jalī jyūṃ pāparī, ghāsa jayāṃ hī keśa;

Hāṛa jalyā jyūṃ lākārī, rahī rākharī śeṣa.

『皮肤就象树皮被燃烧，头发就象草被燃烧，而骨头象是木头，剩余的只有灰烬。』

现在，当我读到你对于整个事件的描述，一切真的只有灰烬。

我的另一个经历是在 20 日与 21 日，当时这里下着暴风雨；在 1 月 25 日与 26 日当缅甸的丧礼正在进行期间，这里的大雨一直下个不停。

我现在忙碌于法的工作，并没有时间来好好写书。除了想书写缅甸罗摩衍那的评论，我内心从未停止要写关于缅甸这个国度的好书。为此我在缅甸收集了许多书籍，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将它们都运来孟买。

我有很多文章刊登在数份缅甸报纸上，我把它们写在登记簿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将该登记簿连同其他的登记簿和有我文章的笔记本一起寄给我。许多跟法相关的笔记和本生经的故事都写在了笔记本上。我也编辑了关于戒定慧巴利文对句，放置在资料夹中，如果可以，一起寄给我就太好了。请将任何可以方便运送的书寄给我。我会寄给你一份书籍的长清单，这些必须要请人亲自带过来，至于其他的书和笔记本可以托海运。

谨后，

葛印卡